

金张掖民间宝卷

主 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崔德斌

(二)

JIN ZHANGYE
MINJIAN
BAOJUAN

甘肃文化出版社





金张掖民间宝卷

主 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崔德斌

责任编辑/蒋 潇 封面设计/徐晋林

ISBN 978-7-80714-450-2



9 787807 144502 >

定价：198.00 元（全三卷）

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金张掖民间宝卷



主 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崔德斌

(二)

甘肃文化出版社

JINZHANGGYEMINJIANBAOJ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张掖民间宝卷 / 徐永成主编.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80714-450-2

I. 金… II. 徐…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张掖市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123884号

金张掖民间宝卷 (二)

主编 徐永成 副主编 崔德斌

责任编辑/蒋 潇

特邀编辑/阎 仲 赵光龙 祁建民

封面设计/徐晋林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地 址/兰州市城关区曹家巷1号

邮政编码/730030

电 话/0931-8454870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张掖市河西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厂 址/张掖市甘州区南环路224号

开 本/787×1092毫米 16开

字 数/1193千

印 张/70.625

插 页/2

版 次/2007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7年8月第1次

印 数/1-1000

书 号/ISBN 978-7-80714-450-2

定 价/198.00元 (全三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二度梅宝卷·····	377
丁郎寻父·····	417
方四姐宝卷·····	441
落碗宝卷·····	467
蜜蜂宝卷·····	491
卖妙郎·····	535
双喜宝卷·····	553
白虎宝卷·····	573
朝山宝卷·····	589
继母狠宝卷·····	608
鸳鸯宝卷·····	631
白长胜逃难宝卷·····	650
救劫宝卷·····	673
苦节图宝卷·····	685
绣红灯宝卷·····	707
紫荆宝卷·····	731
和家论宝卷·····	7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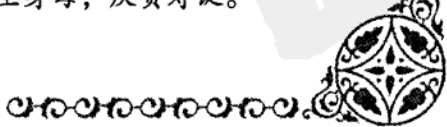
二度梅宝卷

善男信女仔细听，梅开二度世间少。
浩然正气天地钦，奸妄邪气人神愤。
忠臣良相国家宝，赃官污吏祸朝纲。
话说此一段因果，忠孝节义讲分明。

却说这部因果宝卷出在大唐年间。江南常州府有一位清廉正直之臣，姓梅名魁字伯高。夫人邱氏，床前只有一子，名璧字良玉，自幼订下凤仪县知县之女侯鸾为妻，未曾过门。梅魁任山东济南历城县知县十数余年，为官清正，性情刚直，不贪民财，深受百姓拥护。当时朝廷卢杞为相，任用奸邪，手下官员都是盘剥小民、席卷地皮之人，溜须拍马之辈指日升官，清白之臣却无出头之日，把那些忠臣贬的贬，杀的杀，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这梅公有几个同窗好友，一个是江南扬州府江都县人氏，姓陈名月升字东初，官居吏部尚书；一个是淮安府江阳县人氏，姓冯名乐天字度修，官居都察院都御史；一个是河南开封府考城县人氏，姓党名进字懋修，官居翰林院大学士；一个是山东兖州府济县人氏，姓卢名福字尔修，官居詹事府詹事。亏得这几位在京照应，梅公才做了这几年平安官。一日梅公在家，忽然记起明日是夫人寿辰，吩咐家人上街买了些应用之物，请来厨师做宴。到了寿日，梅公子前来给母亲上寿。正是：

梅公想起夫人寿 公子为母祝寿辰

梅公子，在二堂，摆好酒宴；要给那，生身母，庆贺寿诞。



请老爷，和夫人，上首坐定；梅公子，拜了寿，也坐一边。
梅老爷，说宴会，虽然薄淡；那是我，清正官，不爱民钱。
原想着，读书人，铁杵磨穿；自要为，众黎民，做个清官。
有那些，狗赃官，良心不善；爱民钱，全不念，百姓可怜。
他还要，拿金钱，打点升官；只怕得，瞒不住，头上青天。
恨卢杞，和黄嵩，在朝作乱；贪贿赂，害忠良，尽用赃官。
我若是，到以后，和君见面；当殿上，奏一本，要除奸贼。
夫人说，老爷把，闲事少管；我们就，保平顺，落个安然。
公子说，爹爹的，忠肝烈胆；但恨那，官职小，怎奏奸党。
劝父亲，饮寿酒，不必生气；那奸贼，必有个，报应在天。
梅爷说，我的儿，讲话有理；不愧我，忠良后，清白传家。
他三人，说着话，用过寿面；有家人，收盘盂，又把茶端。
忽然间，那门上，人来禀报；他言说，有两个，报子投单。

却说梅公一家正在说话，有两个公差前来禀报老爷高升。梅公暗想：我并无钱财打点奸佞，从何得升？梅公接过报书，众人都来贺喜。原来是吏部尚书陈月升在唐天子面前保奏，升他做了吏部都事。梅公取了银子打发差人，夫人、公子都喜之不尽。

梅夫人，和公子，喜之不尽；上前来，与梅公，贺喜高升。
梅爷说，你母子，不必欢喜；我进京，怕你们，不得相逢。
夫人说，我三人，同时进京；欢喜事，怎么着，倒不相逢？
梅爷说，你母子，暂且回郡；儿读书，守庄田，权且安身。
我进京，要不随，两个奸臣；怕的是，他害我，难保其身。
倘若是，圣上喜，准了我本；杀奸臣，除民害，朝班除清。
那时候，搬你们，再来进京；一家人，好团圆，才得相逢。
如若是，那皇上，不听我本；那奸臣，必杀我，一命归阴。
你母子，在家中，时时小心；若是我，死后了，改名换姓。
走天涯，躲灾难，去逃性命；万不可，叫奸臣，灭了满门。
到后来，梅璧儿，若得高中；那时节，约同年，再把冤伸。
梅夫人，和公子，听罢此言；不由得，母子俩，泪眼汪汪。
梅爷说，你母子，不必伤心；待他日，好给我，再把仇报。

却说梅爷交待完毕，安排家人梅芳准备妥当，明日随同夫人、公子起身回常州。次日天明，梅公正收拾行李，忽听得府衙外吵吵嚷嚷，家人来报说众百姓要见老爷。正是：

梅爷准备进京城 忽听门外乱纷纷

梅夫人，忽听得，门外喧闹；公子说，老爷听，此事何情？说话间，有一个，家人来报；才知道，众百姓，围了衙门。他们把，四城门，紧紧围住；要留下，梅老爷，不让上京。梅老爷，回头把，夫人高叫；叫一声，妻和儿，你且消停。等我把，众百姓，打发回去；那时节，好送你，母子出城。吩咐了，众衙役，传班打点；梅老爷，出后庭，坐了公堂。众百姓，见老爷，端然而坐；一齐都，拥上来，跪在前厅。有几个，为首的，叩头先禀；叫一声，大老爷，在上细听。你在这，做清官，十数余年；并无有，分毫事，难为百姓。这几个，带头的，话还未完；那百姓，一齐儿，动了哭声。有的说，老爷是，青天父母；有的说，老爷是，救命恩人。有说是，围城门，不让他走；有的说，写保状，上奏朝廷。你七嘴，他八舌，说个不了；一传十，十传百，满城知闻。百姓们，只哭得，难割难舍；梅知县，在堂上，也放悲声。众百姓，见老爷，不能挽留；也只得，哭啼啼，出了衙门。回家去，莫奈何，千思万想；各人家，写牌位，供在堂中。不提那，众百姓，出衙之事；再说那，梅知县，转入后庭。梅老爷，吩咐了，家人梅芳；等候着，城门开，始去登程。有夫人，和公子，行礼之后；你扶侍，老夫人，常州而行。有家眷，和夫人，出了城门；到次日，梅老爷，去谢府尊。

打发家眷出了门 老爷随后也登程

却说梅爷打发了夫人、公子起身，打轿前往各处拜辞乡绅、同事，一连三日才罢。新官到任，梅公将各项事务交待明白，择了吉日和梅柏上京，出了城门来到十里长亭，大小官员等候摆酒送行，又见无数的百姓也来跪送。梅公把众百姓安谢了一番，换上万民靴，大家痛哭一场，让开道路，梅公又往前行。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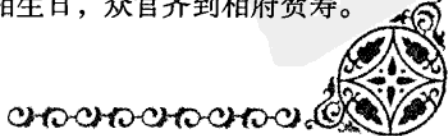


差人路上迎梅公 戒奢戒侈戒来人

有梅柏，骑着马，前边而行；梅老爷，坐着轿，后边紧跟。一路上，观不尽，青山绿水；清晨起，晚间睡，不得消停。那一日，主与仆，正在前行；猛抬头，前面来，四个差人。骑着马，扬着鞭，迎面而来；那四人，见梅柏，躬身施礼。叫一声，大哥你，哪里来的？有个人，我问你，可曾知闻？梅柏说，有名知，无名难晓；你问的，是哪个，细说分明。那人说，我问的，大有名望；历城县，梅老爷，哪日出城？有梅柏，听此言，开言便问；你问他，他和你，有甚原因？我们是，都给事，差人来到；专在此，候音信，迎接梅公。有梅柏，听此言，翻身下马；轿子里，坐的是，主人梅公。那四人，听得说，一起下马；急上前，望轿中，叩见大人。叩罢头，回禀道，老爷在上；小的是，本衙门，迎接差人。路途远，音信慢，来的迟后；望大人，施天恩，莫怪小人。梅老爷，听后言，赦你无罪；你们去，到前边，打点行程。不住庙，不住寺，不住衙门；寻几间，好店房，避静安身。四差人，听吩咐，上马去了；到前面，寻店房，不敢怠慢。找一处，小店房，书房三间；叫店家，拿水来，洒扫干净。不多时，报子报，大人来到；四差人，齐叩头，迎接梅公。有一日，梅老爷，店中闲坐；四差人，齐来前，我问一声。你们在，京城里，根生土长；哪一个，是奸臣，谋害忠良？细细地，与老爷，细说一遍；不许你，胡乱说，瞞昧官长。四个人，听一言，急忙下跪；禀大人，赦无罪，才敢实陈。满朝廷，清正官，不必细讲；再说那，专权的，卢杞黄嵩。欺天子，压文武，威风甚大；谋忠良，害清官，理上不通。望老爷，进京去，小心在意；且莫要，惹怒了，两个奸贼。梅大人，听此言，冲天大怒；骂一声，狗奴才，说话不忠。我今天，进了京，不为别事；一心要，想参他，两个奸臣。那差人，听一声，战战兢兢；头顶上，失去了，七魄三魂。梅大人，叫梅柏，听我吩咐；急忙忙，快收拾，我们起程。这几日，走得快，离京不远；再观看，又来了，许多差人。

这都是，都事府，书办门吏；他们都，远远地，迎接大人。
扯着旗，放着炮，吹吹打打；不一时，梅老爷，进了京城。
只见有，许多官，前进迎候；接大人，公馆里，暂且安身。
梅大人，叫一声，书办衙役；你们都，听老爷，细说分明。
我择定，五日后，方才上任；你们要，守职责，用心办事。
我明日，上金殿，朝见王驾；要在那，九龙口，拜谢皇恩。
有梅魁，朝圣主，龙心欢喜；赐御宴，换朝服，当殿封官。
回朝来，与文武，行礼已毕；转过身，入公馆，默默想参。

却说梅公吩咐衙役抬一顶小轿去相府，不一时来到相府下马牌前，许多官员门吏禀催大人下轿。梅公骂：“奴才胡说。”一直抬到仪门正中，有门吏喝道：“你是什么官，敢在相府面前这样大胆？”衙役答道：“是新上任梅大人的轿子。”有一个门吏说：“管他是什么官儿，只要他们多拿些门包过来，我们就给他递手本。”梅爷问：“执见礼和门包你们要多少？”那门吏说：“执礼千两，门包百两，方能见得相爷。”梅公听说冷笑一声：“这相府并不是刑部衙门，为什么拿钱买才能进去？”说话间从轿内丢出手本，然后打轿回程。门吏拾起手本报与卢杞，并把梅公言语及丢下手本的情由说了一遍。黄嵩在一旁听了怒气冲冲道：“有如此胆大的狗官，先奏他一个不尊仪程的罪名，将他杀了才是。”卢杞说：“我们不必动气，这梅魁虽是个无钱的穷官，但才学高于你我，若得此人何愁大事不成。”再说梅爷出了相府又去拜访同窗好友陈月升，正好冯乐天大人也在陈府，陈老爷摆酒设宴三人坐定叙说旧情，才酒饮数杯，梅爷就要告辞。陈老爷说：“今日我和冯公专候梅兄，何故告辞太快？”梅公仍复坐下，饮酒之间梅老爷和陈、冯二位大人提起了卢、黄二奸臣的事，说：“这两个人克扣粮饷，截掠胡人财物，引起边关作乱，鞑子造反，二贼不知害死多少忠臣良将，屈了多少国家栋梁，众弟兄何不奏本为民除害？小弟这次进京，拼了命也要除去这两个奸贼。”陈老爷说：“年兄的话弟都常记在心里，只是卢、黄势大，天子宠信二贼，不听众人之言，依我看来还是暂且忍耐。”梅公心中不悦：“公等能忍，弟却不能耐。”当时就要告辞起身，陈老爷挽留不住，只得送出府门去了。有一日，陈大人、冯大人对梅公说：“后天是卢杞六十生辰，皇上差内臣贺寿，我们也该走一走。”梅公说：“一定要去，一者上寿，二者看一看老贼动静。”到了那日五更朝罢，皇上传旨：今日是丞相生日，众官齐到相府贺寿。



正是：

天子命朝臣庆寿 黄嵩忙来陪贵宾

众文武，领御旨，相府拜寿；骑马的，坐轿的，都不消停。那一日，有黄嵩，相府陪客；陈老爷，冯老爷，也在其中。不多时，梅大人，到了相府；手下人，捧礼单，前去贺寿。礼单上，写的是，寿面两把；又写上，一封信，奉送相爷。把礼单，对众官，念了一遍；众文武，面带笑，不敢多言。陈月升，冯乐天，开言便说；梅年兄，他本是，无钱之人。有黄嵩，拿礼贴，来找丞相；那梅魁，捧寿面，紧紧跟随。卢杞贼，见黄嵩，干儿来到；叫孩儿，你前来，为着何情？有黄嵩，拿礼单，双手呈上；才知道，梅大人，贺寿之情。叫一声，黄嵩儿，把礼收了；那梅魁，他原是，无钱穷官。你让他，到客厅，恭敬相待；不要把，一样人，两样看待。有黄嵩，领了命，扬长去了；请梅爷，到客厅，执礼相让。表面上，对梅爷，恭恭敬敬；心儿里，总想着，礼轻意薄。众官员，逢喜事，轮杯传盏；唯梅公，有心事，不饮一口。那黄嵩，端起杯，胡说乱道；扯住了，梅大人，硬灌一杯。梅老爷，心头火，按捺不住；便开了，清正口，大骂奸臣。骂黄嵩，你这个，无耻贼子；与卢杞，拜干儿，欺压朝廷。千奸贼，万匹夫，骂个不停；扫碗盏，打桌椅，毫不留情。气的那，黄嵩贼，痴呆不语；吓得那，文武官，胆战心惊。陈月升，冯乐天，觉事不好；忙忙地，劝梅公，不敢胡行。酒席散，众官员，俱各走了；他二人，把梅公，劝出府门。有黄嵩，把此事，报与卢杞；那奸贼，听一言，怒气冲冲。叫孩儿，你不必，多生他气；待老爷，寻计策，害死他身。

卢杞设计害忠良 梅魁直陈犯王法

却说卢杞被梅爷一场大闹心中恼怒，寻思要害梅魁，但无计可施。正在闷闷不乐，有门吏来报内侍进府，请相国进宫伺候皇上下棋，卢杞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到书房拿了一联筒贴筒在袖内，坐轿来到长乐殿。参拜已毕，卢杞与皇上下棋连输三盘，皇上问：“卢相国素来棋艺高明，为何今日连输了

几盘？”卢杞慌忙下跪口称：“万岁，臣有大事在心，心思不在棋上，因此连输与主人。”皇上说：“有何大事，说来我听。”卢杞说：“今日接到边关急报，我朝有官员私通北国鞑子，要谋取主人江山。”皇上又问：“是哪家臣子？”卢杞忙从袖内取出书信呈上：“有北国鞑子送给梅魁的家书在此。”皇上一看大怒，忙传圣旨就要捉拿梅魁问罪，卢杞忙说：“主人不可，明日早朝可命陈月升、冯乐天二人出征，梅魁必定阻挡，那时拿他问斩岂不是好？”皇上点头称是。次日五更天子登殿说：“我昨日见了边报，说有胡人造反，命陈月升挂帅，冯乐天为中军参谋前去镇守边关。”陈、冯二人听见吓得面如土色，尚未开言，有梅魁出班奏道：“胡人造反，只因天子听信卢杞、黄嵩二奸臣之言，况且陈、冯二人是文官，怎能挂帅出征？”皇上一听龙颜大怒，把陈、冯二人革职为民，叫武士将梅魁推出午门斩首示众。皇上又问：“谁可挂帅出征？”卢杞道：“袁辅政将相之才，可命他出征。”天子准奏。正是：

本为朝廷除奸臣 谁料反惹祸及身

刽子手，押梅魁，绑在杀场；众百姓，齐来看，放声大哭。
人人说，冤枉了，保国忠良；梅老爷，在杀场，心中后悔。
悔不听，我夫人，公子之言；正午时，梅老爷，一命归天。
众家人，抬棺房，旁边伺候；众百姓，一个个，大放悲声。
陈老爷，冯老爷，前来祭奠；禁不住，泪汪汪，痛哭伤情。
把尸首，抬到了，相国寺中；与方丈，说明白，暂且收藏。
老家人，急急忙，常州报信；陈月升，冯乐天，离京还乡。
有梅柏，出京来，往前急行；每日里，怀冤恨，眼泪汪汪。
我老爷，死的苦，何人伸冤；老夫人，梅公子，怎能知闻？
老家人，年纪大，茶饭短少；哭着走，走着哭，大病上身。
在路途，无亲人，没人照管；那梅柏，倒在路，一命归阴。

假传圣旨捉全家 透漏真情放母子

却说卢杞回府与黄嵩商议：“今梅魁虽死，其母子日后必定要报仇，斩草不除根，萌芽依旧生。”因此假传圣旨，差了四个公人去常州捉拿梅家满门。不一日差人来到常州，常州府官员出城把钦差大人迎进府中，开言问：“大人远来何事？”正是：



机密人说机密话 有心人听无心言

常州府，知府爷，名叫陈柯；有一个，老家人，名曰陈流。那一日，把差人，迎进府中；摆酒宴，忙招待，甚是殷勤。四差人，叫知府，退躲人役；我们有，机密话，告诉你知。出京来，不为那，别的事情；单单儿，要捉拿，梅家满门。知府官，叫差人，暂且少歇；说起那，梅公子，江南才子。白日里，他外出，寻师访友；待到了，五更天，暗下无情。有差人，听一言，心中欢喜；府大人，这话儿，说的中听。众官员，定下了，老龙之计；把机关，漏给那，水嘴陈流。这陈流，他生得，皮痒之病；犯病时，到澡塘，洗浴方休。这时候，他来到，大门外边；把门军，阻挡他，不得放行。门军说，陈老爷，哪里去闹？请你到，酒馆里，杯下留情。门军中，有一个，姓屠名申；在当年，他曾受，梅公恩情。屠申把，老家人，请到酒馆；他二人，忙吃酒，义气相投。屠申问，今日个，差人到来；因何事，为何情，说个分明。陈流说，此大事，不可细问；只恐怕，说出来，走漏风声。屠申说，我和你，知心厚友；自管说，不会有，半点差迟。陈水嘴，对屠申，一一说了；说官差，捉梅公，全家满门。屠大哥，你和我，不大要紧；切不要，把此话，说与他人。有陈流，饮罢酒，扬长而去；这屠申，听此言，大吃一惊。

屠申听言心慌张 忙与公子报冤情

却说屠申暗自思想：我当初因酒醉误伤人命，多亏梅老爷救了我的性命，送在本府做个皂吏头儿，一来避罪逃难，二来照理梅爷家务。今听此信，一定要给梅家报个讯儿，搭救夫人、公子之命，也是我的一片好心。于是，他来到后槽拉一匹快马偷偷出了后门，快马加鞭来到梅家门首问：“梅公子在家吗？”门公说：“夫人和公子正在后堂说话。”屠申急忙来到后堂：“夫人、公子，大事不好，老爷在朝中被卢杞谋害而死，现有差人到州府，五更天要来捉拿你们母子二人。”正是：

夫妻远隔在天涯 忽闻此信泪如麻

梅夫人，听此言，放声大哭；梅公子，哭一声，倒在埃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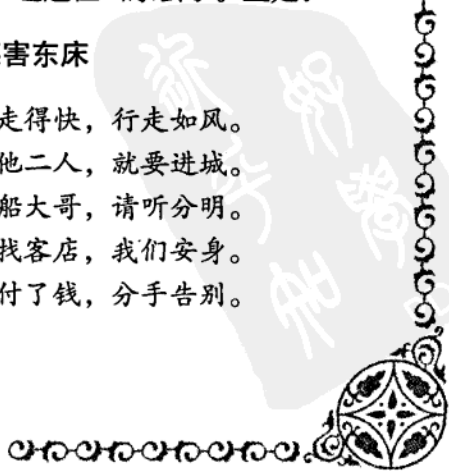
老爹爹，你不听，母亲之言；被奸贼，害得您，一命归阴。
老母亲，年纪大，谁来赡养；你孩儿，年纪小，依靠何人？
夫人说，我老爷，死的好苦；有灵应，鬼门关，千万等我。
我和你，夫妻俩，同见阎君；梅夫人，只哭得，昏迷不醒。
那屠申，也哭得，眼泪纷纷；劝一声，老太太，逃命要紧。
梅夫人，眼流泪，开口说话；叫一声，屠大哥，请你细听。
我女流，未走过，千山万水；梅良玉，不知道，东南西北。
不如我，娘儿俩，悬梁高吊；死在了，一处儿，倒也甘心。
屠申说，老夫人，把话说错；到以后，要报仇，还靠何人？
凤仪县，侯老爷，公子岳父；山东的，邱大人，夫人胞兄。
王喜童，随公子，前去凤仪；叫梅芳，跟太太，奔往山东。
暗暗的，雇了船，江边等候；黑夜里，出常州，各奔前程。

痴人正在堂中卧 春雷惊醒梦里人

却说王喜童跟公子去凤仪县投他岳父，梅芳随老太太奔山东邱大人那里去了不提。再说那些差人到了五更天气，吩咐知府陈柯带上府衙五十人，一起到梅府拿人，来到后却见府门紧闭，喊了几声也无人应声，将门打开各处找遍都没有踪影。差人问：“知府，梅家的家眷哪里去了？”陈柯说：“卑职不知，叫来邻人寻问。”邻人说：“前半夜就不见了。”差官说：“如此，怎么申文回旨？”知府说：“就照邻人口词上呈。”差人大怒骂道：“大胆的知府，分明是你把梅家放脱，你还满嘴支吾，眼下我们就找你要人。”知府伏地叩头道：“请京差到府中再作商量。”陈知府给了差人二千两纹银，京差见了银子只得依邻人口供申文上京去了。陈水嘴明知是自己走漏了消息也闭口不言，又过了几个月后，屠申恐事泄漏连累与他，也逃往山东去了。正是：

公子凤仪投岳父 侯知县谋害东床

王喜童，与公子，急忙逃命；上了船，走得快，行走如风。
不多时，来到了，凤仪县内；下了船，他二人，就要进城。
王喜童，转回头，高叫船家；叫一声，船大哥，请听分明。
我二人，自幼小，未出远门；劳大哥，找客店，我们安身。
船家把，他二人，送到店内；吃过饭，付了钱，分手告别。



却说梅良玉问店家：“大哥，你们这县里老爷可是姓侯吗？”店家说：“姓侯。”公子又问：“他为官如何？”店主说：“你问县老爷，想必是你们沾亲带故？”公子还没有开口，喜童道：“我们是他的乡亲，要见他哩！”店家摇头道：“我劝你们还是不去的好，去年来了老爷的一位亲侄儿，他也住在我店中要求见老爷，老爷说我并无此侄，若定要求见，必然拿住不饶。他连自己的亲侄儿都不认，何况是同乡之人，我劝你们不必去了。”说罢自顾往里走了。王喜童道：“据店家说不必见他，恐伤我们性命。”公子说：“他是我岳父，难道就一点不念翁婿之情。”喜童说：“一定要去见，你我把衣服换了，我扮成公子先去见他，公子随后，倘若是惹出事来，他只能加害于我，你也好逃命去。”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公子和喜童换过衣服，二人一前一后往县衙而去。行走之间，喜童见公子离自己较远，就走进药铺买了些砒霜藏在袖中。二人来到县衙门前，向门公行礼道：“请老爷回禀大人，就说外面有个亲戚要见。”那门公禀老爷得知，开门请喜童见了侯鸾，叩头行礼口称：“岳父在上，门婿梅璧这边有礼。”侯鸾说：“梅璧，你不在家中读书，来此何事？”喜童把梅爷遇难和母子逃命的前后情由细说了一遍。侯鸾喊道：“好一个小子，你是犯法之人，谁是你的岳父？现有常州府陈柯行文四处捉拿你等，你今日倒自己送死来了。”大叫衙役：“拿下贼人，押入监牢，待我明日申文解送京城问罪。”喜童听罢直吓得面如土色，众衙役把喜童押在监中。梅公子等了一会不见喜童出来，行步来到二门，见一伙衙役押送喜童往牢里去了，快步出门而去。那王喜童进了牢房就把袖内的砒霜吞吃下去，不一时气绝而亡。差人把此事回禀侯鸾，侯知县叫衙役备了一口棺木抬出北门，在乱葬坟里埋了，又修表报知朝廷，说梅良玉已被捉拿归案，押在监中服毒自尽。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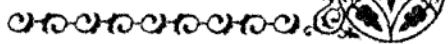
可怜聪明王喜童 替主而死忠义存

众衙役，抬棺木，出了北门；梅公子，在后边，紧紧跟随。
北门外，有一处，乱葬坟堆；挖了坑，把棺房，埋入土中。
众衙役，埋葬后，各自散去；梅公子，见无人，大放悲声。
哭一声，王喜童，屈死你身；你今日，替我死，实在伤心。
若不是，小哥哥，替主一死；梅良玉，定死在，贼的手中。
到将来，我若是，多男多女；立一个，顶门户，不断根苗。
爬起来，往后看，左顾右盼；牢牢地，把此地，记在心间。

左边有，土地庙，彩彩画画；右边有，大杨树，迎风摇摆。
梅公子，一个人，信步前走；昏沉沉，慢慢地，出了东门。
哭着走，欲上天，上天无路；走着哭，想入地，入地无门。
往东行，来到了，扬子江边；远远地，船头上，坐二老翁。
梅公子，站江边，用目观看；那船家，开了言，大叫一声。
问相公，你必是，扬州去的；上船来，我把你，渡过江去。
梅公子，忙答应，我就是的；上你船，你渡我，就往前行。
船家说，拿钱来，给你做饭；公子说，不吃饭，只管行走。
梅公子，想吃饭，手中无钱；二老公，让给他，吃了一碗。
吃罢饭，扯风帆，把船摇动；一时间，走得快，过了江心。
船公说，相公把，船钱给我；这就是，扬州城，各上路程。
公子说，你要钱，我未带来；改一日，送还你，不敢欺哄。
船家说，我和你，素不相识；若无钱，脱衣裳，不少一分。
梅公子，脱下了，汗衫一件；双手儿，递给了，船首老公。
船尾儿，那老翁，开口便说；叫一声，船大哥，请听我言。
他无钱，我二人，与他方便；汗衫儿，给了他，行路相公。
那船家，把汗衫，递与公子；再说他，梅公子，逃难之人。
转回头，对二老，深施一礼；多谢你，二老公，扶助之恩。
望着那，扬州城，往前行走；见一座，大寺院，就在眼前。
用目看，安寿寺，三字分明；寺旁边，有几棵，木杨柳树。
梅公子，无奈何，门口坐定；更又深，夜又静，好不伤情。
吞着声，忍着气，不敢出语；捶着胸，流着泪，万箭穿心。
想当年，我家中，何等荣华；到今天，天叫我，这般光阴。
我的父，做清官，死的可怜；我母亲，走山东，不知凶吉。
王喜童，替我死，实实可叹；倒不如，寻自尽，一路同行。

投河不过三尺水 悬梁只用一根绳

却说梅公子在山门外哭了半夜：“老天爷！老天爷！我梅良玉好生命苦，母亲走山东不知凶吉，喜童又死，我一人活着也没有意思，不如寻个无常倒也安心。”就把腰间丝带解下来拴在树上，向东叩了几个响头，双眼流泪说道：“母亲，你怎知孩儿死得这样苦难。”自将上吊，寺里有一主持叫香池长老，他有一徒弟白天和一个相厚施主吃斋，由于吃得太多，到半夜肚腹疼



痛出去解手，正巧撞在梅公子的身上跌了一跤，爬起来一看吊着一人，吃惊不小，口中喊道：“不好了，快救人啊！”寺中和尚忽听得大呼小叫，拥出来拿了火把一照，果真在树上吊着一个人，急忙放到地上，一摸心脏还在跳动。有和尚禀知长老，长老也来观看。众和尚把姜汤灌入口内，不多一时良玉醒过来。长老说：“你这个人害人不浅，你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要在我们寺中寻死？”吩咐众和尚把梅公子抬到寺中去了。正是：

命不该绝终有救 偏遇读经念佛人

众和尚，把公子，抬进寺院；灌了些，热姜汤，昏迷不醒。
多半时，睁开眼，细细观看；看见了，众和尚，站在面前。
有长老，叫相公，哪里来的？因何事，吊树上，说个分明。
梅公子，未开言，双眼流泪；老师父，发慈悲，救我性命。
我主人，做买卖，上京讨账；我是他，小家人，名叫喜童。
过高阳，雇船只，主人出外；我年幼，失点检，丢了金银。
箱子内，还有些，金银财宝；怕主人，他回来，有命难活。
莫奈何，偷跑到，这里寻死；惊动了，老师父，这是真情。
长老说，你快去，寻找主人；找着了，我给你，说个人情。
王喜童，听得说，泪流满面；叫师父，要寻着，我命难存。
不知他，出城去，高飞远走；免得了，寻到他，大祸临身。
有长老，听此言，心中暗想；这孩子，说的话，倒也聪明。
叫一声，小孩儿，我且问你；你在家，每日间，做何营生？
良玉告，老师父，细听我说；我是个，小后生，爱惜光阴。
闲时间，我也曾，读书识字；务景致，栽花草，浇灌园亭。
那长老，取过了，文方四宝；叫喜童，写对联，我看明白。
众和尚，拿笔墨，旁边伺候；梅良玉，提起笔，写得风流。
那长老，见他写，欢天喜地；留下他，在寺中，暂度光阴。

却说香池长老把“喜童”留在寺中，每日里栽培花草、打扫经堂，满寺和尚对他甚好。过了十来日，忽然有客来到，长老迎进禅房。你当来的是谁？原来是陈月升罢官为民回到扬州，这天来拜见长老。这长老是他的哥哥，名叫陈日景，曾经做过三关总兵，武艺高强，把胡人杀得胆战心惊，不敢犯界，皇上封他为兵部司马。他见卢杞专权辞官不做，削发为僧。今日兄